

“211”工程三期建設項目“新資料整理與中國古代文明進程研究”支持
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重大課題攻關項目“秦簡牘的綜合整理與研究”支持

簡

帛

第七輯

BAMBOO AND SILK MANUSCRIPTS

■ 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 主辦

■ 上海古籍出版社

簡 帛

第七輯

BAMBOO AND SILK MANUSCRIPTS

■ 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 主辦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簡帛. 第7輯 / 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主辦. ——上
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10
ISBN 978-7-5325-6643-3

I. ①簡… II. ①武… III. ①簡（考古）-研究-中國
國-文集②帛書-研究-中國-文集 IV. ①K877.54-53②K877.94-53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12）第212931號

簡帛(第七輯)

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 主辦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
上 海 古 籍 出 版 社
(上海瑞金二路272號 郵政編碼 200020)

- (1)網址：www.guji.com.cn
- (2)E-mail：guji1@guji.com.cn
- (3)易文網網址：www.ewen.cc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發行中心發行經銷 上海顥輝印刷廠印刷

開本 787×1092 1/16 印張 27.75 插頁2 字數 512,000

2012年10月第1版 2012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數：1-1,500

ISBN 978-7-5325-6643-3

K·1641 定價：98.00元

如有質量問題，讀者可向工廠調換

《簡帛》是由武漢大學人文社會
科學校級重點研究基地——武漢大學
簡帛研究中心主辦的專業學術集刊，
圍繞相關的三個層面：一以戰國文字
為主的古文字研究，二以簡帛為主的
先秦、秦漢出土文獻整理與研究，三以
簡帛資料為主要着眼點的先秦、秦漢
史研究，發表論文和動態、評介、資料
性文字。集刊實行嚴格的匿名審稿制
度，堅持原創性、規範化、國際性，每年
出版一輯。

顧 問 (以姓氏筆畫為序)

工藤元男 瓦格納(Rudolf G. Wagner) 李成珪 李學勤
邢義田 周鳳五 林 澄 馬 克(Marc Kalinowski)
夏含夷(Edward L. Shaughnessy) 單周堯 富谷至 彭 浩
曾憲通 裴錫圭 龐 樸

主 編 陳 偉

副主編 李天虹

編輯委員 (以姓氏筆畫為序)

丁四新 王子今 尹在碩 李孟濤(Matthias L. Richter)
金秉駿 沈 培 紀安諾(Enno Giele) 宮宅潔
夏德安(Donald Harper) 徐少華 徐世虹
徐在國 陳松長 陳偉武 張顯成 馮勝君
廖名春 劉 劍 劉國勝 劉樂賢 廣瀨薰雄
顏世鉉 顧史考(Scott Cook)

本輯執行編輯 何有祖

英文目次翻譯 宋華強

英文目次校訂 傅希明(Christopher Foster)

目 次

[楚簡帛研究]

- 曾侯乙墓竹簡合文研究 羅小華 (1)
《語叢》遺秉 王志平 (7)
上博簡《昭王毀室》“誰人”的官稱問題 曹方向 (23)
《鮑叔牙》篇的“考治”與其歷史文獻背景 董 珊 (27)
《上博八·顏淵問於孔子》補釋兩則 陳 劍 (33)
談上博八《命》、《王居》、《志書乃言》字迹相關問題 李松儒 (43)
清華簡《繫年》“閔”字簡議 黃錫全 (53)
清華竹書《繫年》札記二則 顏世鉉 (57)
《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貳)·繫年》考釋四則 蘇建洲 (65)
說楚文字中的“桀”與“傑” 李守奎 張 峰 (79)
戰國簡帛文字雜識(十一則) 單育辰 (87)
利用楚簡資料研究古文五則 李春桃 (95)
再從語法角度看《緇衣》在流傳過程中的改動 沈 培 (107)
“出言又(有)丨,利(黎)民所訃”音釋
——談魚通轉例說之四 孟蓬生 (123)
對於判斷出土文獻學派歸屬的反思
——以上博楚簡為中心的考察 梁 靜 (131)

[秦漢簡帛研究]

- 說“反枳”:睡虎地秦簡《日書》交通“俗禁”研究 王子今 (137)

秦代諱字、官方詞語以及秦代用字習慣

- 從里耶秦簡說起 [法] 風儀誠 (147)
放馬灘秦簡鈔寫年代蠡測 [日] 海老根量介 (159)
尹灣六號漢墓遣冊木牘考釋二則 范常喜 (171)
《肩水金關漢簡(壹)》初讀札記之一 邢義田 (179)
金關漢簡的傳與漢代交通 [日] 藤田勝久 (193)
《簡牘名蹟選 2》所刊“走馬樓前漢簡”釋文校訂 胡平生 (211)
興軍之時

- 關於銀雀山漢墓竹簡《起師》 [日] 湯淺邦弘 (219)
懸泉置出土刻齒簡牘概說 張俊民 (235)
釋戰國秦漢簡中表示禁忌義的“龍” 宋華強 (257)
秦漢律“庶人”概念辯正 [德] 陶 安 (265)
秦漢時期承擔覆獄的機關與官吏 [日] 水間大輔 (277)

[其他出土文獻]

談金文中一種長期被誤釋的象形“龐”字

- 兼論“鬲”、“龐”的形體結構 陳英傑 (297)
淅川下寺 3 號墓出土的“瓮” [日] 廣瀨薰雄 (317)

[評論與綜述]

- 銀雀山漢簡《天地八風五行客主五音之居》研究綜述 周 雯 (321)
2011 年甲骨文、金文、古文字學研究概述 宋華強 (343)
2011 年戰國出土文獻研究概述 何有祖 (369)
2011 年秦漢魏晉簡牘研究概述 魯家亮 (395)

- 作者信息 (435)

CONTENTS

Research on Chu Bamboo-strip and Silk Manuscripts

A Study of Compound Characters in the Bamboo-strip Manuscripts from the Tomb of Zeng Hou Yi 曾侯乙	Luo Xiaohua	(1)
Notes on the <i>Yu cong</i> 語叢 Texts	Wang Zhiping	(7)
On the Official Title of “ <i>shei ren</i> 誰人” in the <i>Zhao Wang hui shi</i> 昭王毀室 from the Shanghai Museum Collection	Cao Fangxiang	(23)
The Phrase “ <i>kao zhi</i> 考治” in the <i>Bao Shuya</i> 鮑叔牙 and Its Relation to Other Historical Documents	Dong Shan	(27)
Two Supplementary Annotations for the <i>Yan Yuan wen yu Kongzi</i> 顏淵問於孔子 in the Eighth Volume of the Shanghai Museum Collection	Chen Jian	(33)
Concerning the Handwriting of the <i>Ming</i> 命, <i>Wang ju</i> 王居, and <i>Zhi shu nai yan</i> 志書乃言 in the Eighth Volume of the Shanghai Museum Collection	Li Songru	(43)
A Concise Discussion of the Character “ <i>閏</i> ” in the <i>Xi nian</i> 繫年 from the Tsinghua University Collection	Huang Xiquan	(53)
Two Notes on the <i>Xi nian</i> 繫年 from the Tsinghua University Collection	Yan Shixuan	(57)
Four Annotations for the <i>Xi nian</i> 繫年 in the Second Volume of <i>Tsinghua</i>		

- University's Warring States Bamboo-strip Manuscripts* Su Jianzhou (65)
- An Explanation of the Characters “桀”and “傑” in Chu Script Li Shoukui and Zhang Feng (79)
- Eleven Miscellaneous Notes on Warring States Bamboo-strip and Silk Manuscripts Shan Yuchen (87)
- Five Notes on Utilizing Chu Bamboo-strip Manuscript Data to Research “Guwen 古文” (Ancient Script) Li Chuntao (95)
- Revisiting How the *Zi yi* 緇衣 Was Modified during Its Transmission by a Study of Its Grammar Shen Pei (107)
- A Phonological Study of “出言又(有)丨,利(黎)民所訐” : The Fourth Case of Loaning between the “tan 談” and “yu 魚” Rhyme Groups Meng Pengsheng (123)
- Reexamining How to Decide the Intellectual Affiliation of Unearthed Manuscripts: An Investigation Based on the Shanghai Museum Collection Liang Jing (131)

Research on Qin and Han Bamboo-strip and Silk Manuscripts

- On “*fan zhi* 反枳”: Research on Common Travel Taboos in the Qin Bamboo-strip *Ri shu* 日書 from Shuihudi 睡虎地 Wang Zijin (137)
- Taboo Characters, Official Vocabulary, and Writing Practices during the Qin Dynasty: An Inspection of the Qin Strips from Liye 里耶 Olivier Venture (147)
- A Hypothesis for Dating the Transcription of the Qin Strips from Fangmatan 放馬灘 Ebine Ryosuke (159)
- Two Annotations for the Han Wooden Inventory Tablets from Yinwan 尹灣 Tomb No. 6 Fan Changxi (171)
- Preliminary Notes on the First Volume of *Han Dynasty Bamboo-strip Manuscripts from Jianshui Jinguan* 肩水金關漢簡 Xing Yitian (179)

On the So-called “ <i>zhuan</i> 傳”(Pass) in the Han Strips from Jinguan 金關 and Traveling during the Han Dynasty	Fujita Katsuhisa	(193)
Collating the Annotations for “Former Han Bamboo-strip Manuscripts from Zoumalou 走馬樓” Published in the Second Volume of <i>An Anthology of Calligraphy on Bamboo and Wooden Strips</i> 簡牘名蹟選	Hu Pingsheng	(211)
When to Dispatch the Army: On the Bamboo-strip Manuscript <i>Qi shi</i> 起師 from the Han Tomb at Yinqueshan 銀雀山	Yuasa Kunihiro	(219)
A Survey of Bamboo and Wooden Strips with Incised Notches Unearthed at Xuanquanzhi 懸泉置	Zhang Junmin	(235)
An Interpretation of “ <i>long</i> 龍” as a Taboo Character in Warring States, Qin and Han Strips	Song Huaqiang	(257)
Clarifying the Concept of “ <i>shu ren</i> 黩人” in Law Codes from the Qin and Han Dynasties	Arnd Helmut Hafner	(265)
The Offices and Officials that Administered Retrials during the Qin and Han Dynasties	Mizuma Daisuke	(277)

Research on Other Unearthed Manuscripts

On the Long Misinterpreted Pictograph “ <i>yan</i> 顛” in Bronze Inscriptions: With an Additional Discussion on the Form of “ <i>li</i> 築” and “ <i>yan</i> 顛”	Chen Yingjie	(297)
The “ <i>weng</i> 瓮” Jar Excavated from Tomb No. 3 at Xichuan Xiasi 淅川下寺	Hirose Kunio	(317)

Discussion and Summary

A Survey of Scholarship on the Han Bamboo-strip Manuscript <i>Tiandi Bafeng Wuxing Kezhu Wuyin zhi ju</i> 天地八風五行客主五音之居 from Yinqueshan 銀雀山	Zhou Wen	(321)
---	----------	-------

- A Survey of Scholarship on Oracle-bone Inscriptions, Bronze Inscriptions and
Paleography Conducted in 2011 Song Huaqiang (343)
- A Survey of Scholarship on Warring States Manuscripts Conducted in 2011
..... He Youzu (369)
- A Survey of Scholarship on Qin, Han, Wei and Jin Bamboo and Wooden
Strips Conducted in 2011 Lu Jialiang (395)

曾侯乙墓竹簡合文研究

羅小華

經我們統計，曾侯乙墓竹簡中合文符號主要包括：紀月 1 例、車名 20 例、計馬 43 例、計數 8 例、官名 1 例、未知 1 例。其中紀月為“𣎵”（簡 1），車名為“𦥑”（簡 31、143、162、^①163、171、198、199、200、204，簡 62 作“隣”）、“𦥑”（簡 7、137）、“𦥑”（簡 160、161、175、201、202、204），“𦥑”（簡 204），“𦥑”（簡 206），計馬為“駕”（簡 7、61、81、115、122、124、124、125、126、126、127、127、130、137、137、138、138、139、210），“駂”（簡 130、210），^②“駟”（簡 142、144、145、146、147、149、150、151、152、153、154、155、156、157、158、166、169、177），“駢”（簡 171、172、173、176），計數為“卅”（簡 141）、^③“弔”（簡 121），“弔”（簡 140），“弔”（簡 141），“弔”（簡 140、209），“弔”（簡 43、141），官名為“夫”（簡 210）。剩下一項僅見合文符號，文字部分已殘（簡 80）。

現在，我們將記錄“𦥑”、“𦥑”、“𦥑”、“𦥑”、“駕”、“駂”、“駟”等合文的竹簡號，與記錄其分開書寫的竹簡號進行對應：

① 整理者隸定為“𦥑”，應為“𦥑”字之誤。張鐵慧、張光裕、莊淑惠等先生均已訂正。參湖北省博物館編：《曾侯乙墓》第 498 頁，文物出版社 1989 年；張鐵慧：《〈曾侯乙墓竹簡釋文與考釋〉讀後》，《江漢考古》1996 年第 3 期；張光裕、黃錫全、滕壬生：《曾侯乙墓竹簡文字編》第 338 頁，臺北藝文印書館 1997 年；莊淑惠：《曾侯乙墓出土竹簡考》第 379 頁，碩士論文，臺灣師範大學 1995 年。

② 關於合文“駂”的討論，見下文。

③ 蕭聖中先生以為“二十”，詳情待核，暫不討論。參蕭聖中：《曾侯乙墓竹簡釋文補正暨車馬制度研究》第 106 頁，科學出版社 2011 年。

表一 “聶”、“敏”、“韎”、“轉”

車名	簡號	車名	簡號
聶車	120	聶=	31、143、162、163、171、198、199、200、204
聶	60	隣=	62
敏車	65、67、70、71、120	聶=	160、161、175、201、202、204
韎車	197	韎=	204
		轉=	206

表二 “駕”、“駟”、“駢”

馬	簡號	馬	簡號
駕馬	167、174	駕=	7、61、81、115、122、124、124、125、126、126、127、127、130、137、137、138、138、139、210
駟	165、167、170、190	駟=	142、144、145、146、147、149、150、151、152、153、154、155、156、157、158、166、169、177
六馬 駢	128 174、175	駢=	171、172、173、176

“聶”，曾侯乙墓竹簡習見。簡 31 合文“聶=”應屬首次出現，整理者括注為“附車”。^① 莊淑慧博士指出：“‘聶’即代表‘聶車’或‘附車’之義。”^② 我們推測整理者可能是將“聶”字視為“附車”二字的合成體。簡 120 有“聶車”，簡 60 有“聶”。由此可見，“聶”字本身可能是單字，而非“附車”二字合體構成。因此，將合文“聶=”之“聶”視為“聶車”二字合文可能會更合理一些。

“敏車”，曾侯乙墓簡 65 首見，整理者將“敏”括注為“畋”。^③ “聶=”，簡 160 首見，整理者括注為“畋車”。^④ 由以上兩例可以推測：“聶=”應視為“敏車”合文，與合文“聶=”的構成有別。兩者的構成方式見下文總結部分。

“韎車”，僅見於曾侯乙墓簡 197。整理者將“韎”括注為“廣”。^⑤ “韎=”，僅見於曾

① 湖北省博物館編：《曾侯乙墓》第 491 頁。

② 湖北省博物館編：《曾侯乙墓出土竹簡考》第 111 頁。

③ 湖北省博物館編：《曾侯乙墓》第 493 頁。

④ 湖北省博物館編：《曾侯乙墓》第 498 頁。

⑤ 湖北省博物館編：《曾侯乙墓》第 500 頁。

侯乙墓簡 204，整理者括注為“廣車”。^①由簡 197 中的“輶車”可知，“輶”也應該是單字。因此，合文“輶_”的構成方式與“輶_”一致。

“輶_”，僅見於簡 206，整理者括注為“卑車”。^②由於沒參照對象，我們懷疑“輶_”既可視為“卑車”合文，又可視為“輶車”合文，其具體構成方式無法確定。

“騫”，整理者認為：“加‘_’號的‘騫’既可以釋作‘騫馬’，也可以釋作‘輶(乘)馬’。如原文屬於前一種情況，‘騫’當是乘馬之‘乘’的專字。”^③曾侯乙墓簡中，合文“乘馬”之“乘”均從“馬”作。對於非合文的“乘馬”來說，“乘”字則均從“車”作“輶”（如表二）。因此，我們懷疑“乘馬”之“乘”本應從“車”作，由於需要構成“乘馬”合文，原來的“車”旁為“馬”旁所取代。此外，簡 167 記有“輶馬駟”，簡 174 記有“輶馬之駟”。這兩處的“輶”應該是指“車乘”之“乘”，那麼我們有理由懷疑“輶”更應視為“車乘”之“乘”的專字。

“駟”，僅四例用作四馬之“四”，其他均為合文“駟馬”。我們懷疑“駟”當為四馬之“四”的專字。因此，合文“駟_”的構成與“輶_”一致。

“駟”，曾侯乙墓簡共六例。簡 174 記有“輶馬之駟”，簡 175 記有“疋輶之駟”，此二處中的“駟”均用為六馬之“六”。簡 171、172、173、176 中的“駟”均用作“六馬”合文。這一情況與上述“駟”和“駟_”的情況相類似。然而，簡 128 記有並非合文的“六馬”。由此，我們推測可能是先有“四馬”和“六馬”，然後出現“駟”和“駟”的專字，最後“駟馬”和“駟馬”形成合文“駟_”和“駟_”。“駟”、“駟”的出現大概是由於“四”、“六”受下文“馬”字的影響而發生“類化”。黃文傑先生認為，“這種類化表現為甲字因與乙字在上下文接觸受影響而類化，連文是較常見的形式”，並且舉例加以說明，如：上博簡《緇衣》簡 11“富”字受下文“貴”字影響而從“貝”作；楚兵章子戈銘文“交”字受下文“戈”字影響而從“戈”作。^④這種受上下文影響的類化亦見於俗字。^⑤由於“駟”、“駟”二字均有“馬”的形旁，二字與“馬”相合併，“馬”字被省略，便構成“駟_”和“駟_”的合文。

綜上所述，我們認為曾侯乙墓簡中的合文構成可以分為以下兩種形式：

一、二字在形體上有聯繫。這類合文往往是後一字的形體與前一字的形旁相同，如“輶_”、“輶_”、“駟_”、“駟_”、“夫_”等。即陳初生先生所說的“包孕合書”——“在

^① 湖北省博物館編：《曾侯乙墓》第 500 頁。

^② 湖北省博物館編：《曾侯乙墓》第 500 頁。

^③ 湖北省博物館編：《曾侯乙墓》第 510 頁注 61。

^④ 黃文傑：《戰國文字中的類化現象》，《古文字研究》第 26 輯，第 450—452 頁，中華書局 2006 年。

^⑤ 張涌泉：《漢語俗字研究》（增訂本）第 63—68 頁，商務印書館 2010 年。

兼體合書中，有一種特殊情況，就是其中一個字就是另一個字的組成部分，即一個字完全包含了另一個字（如另立名目，可稱為包孕合書）”。^① 何琳儀師稱之為“合文借用形體”，並指出：“這類字以單字形式出現，卻讀二字。一般說來，首先讀單字本音，然後讀該字偏旁的讀音。或順序正相反。這類合文雖屬借用偏旁，但所借用的偏旁在合文中又是一個獨立的字。”^② 上述五種合文在讀法上都應該屬於何師所說的第一種情況——“首先讀單字本音，然後讀該字偏旁的讀音”。

二、二字在形體上無聯繫。這類合文又可分為兩類：

一是由前一字與後一字共同構成，如“𦥑”、“𦥑”、“𦥑”、“𦥑”、“𦥑”、“𦥑”、“𦥑”等。這種類型的合文由於前後二字形體上沒有關聯，只好強行將二字放在一起，佔據一個字的空間。陳初生先生稱之為“併體合書”——“兩個字結構獨立，只是在書寫時緊靠在一起，佔一個字的位置，然後加上合書符號”。^③ 我們將其稱為“合文合併形體”。

一是前一字的形旁被後一字取代，如“𧈧馬”的合文是“駕”。這種類型的合文不僅前後二字形體上沒有關聯，且前一字的結構複雜，前一字的形旁為後一字的形體所替代，目的是讓它們只佔據一個字的空間。我們將其稱為“合文替換形旁”。

在此，我們做一個大膽的推測：曾侯乙墓竹簡之中合文字符與非合文字符並存，會不會是因為書寫者的習慣不同而產生的？

接下來，我們要討論一個很特別的字——“𩚔”。這個字分別見於曾侯乙墓簡 129、130、131、131、141 等。

1. 簡 129 記有“晶𩚔鉣甲”。整理者將“𩚔”字括注為“匹”，並指出：“‘𩚔’字亦見於曾姬無卿壺，從‘馬’‘匹’聲，即馬匹之‘匹’的專字。”^④ 宋芸芸先生認為：“簡文中的‘𩚔’並非‘馬匹’之‘匹’的專字，而是‘匹馬’之合文而省略了合文符。”^⑤ 然而，簡 44 記有“兩馬之鉣甲”。通過辭例比勘，我們懷疑簡 129 中的“𩚔”可能是用為“馬”字。

2. 簡 131 記有“三𩚔畫甲”。整理者將此“𩚔”字括注為“匹”。^⑥ 相關辭例顯示，

① 陳初生：《談談合書、重文、專名符號問題》，《中山大學研究生學刊》1981 年第 2 期；《康樂集》第 28 頁，中山大學出版社 2006 年。

② 何琳儀：《戰國文字通論》第 93 頁，中華書局 1989 年。

③ 陳初生：《談談合書重文專名符號問題》，《康樂集》第 28 頁。

④ 湖北省博物館編：《曾侯乙墓》第 497 頁、第 523 頁注 194。

⑤ 宋芸芸：《簡帛文獻釋讀劄記三則》，《古漢語研究》2010 年第 4 期。

⑥ 湖北省博物館編：《曾侯乙墓》第 497 頁。

簡 124、126、127、137、138 等均記有“乘馬畫甲”，簡 128 則記有“六馬畫甲”。由此可見，簡 131 中的“鷗”字也可能是用做“馬”字。

3. 簡 141 記有“卅鷗之甲”。整理者亦將“鷗”字括注為“匹”。^① 整理者指出：“‘鷗’字原文殘泐，其下原來可能有‘_’號，如此則應釋作‘匹馬’。”^② 我們認為此“鷗”也可能用為“馬”字。我們將簡 141 前段簡文“三十鷗之甲”與後段簡文“八十馬甲又六馬之甲”進行對比，“三十鷗之甲”與“六馬之甲”可以說是完全對應，“八十馬甲”則可以視為“八十馬之甲”的省略形式。

4. 簡 131 中有兩個“鷗”字。前一字上文已作說明。我們現在來看看後一個“鷗”字。整理者將此字括注為“匹馬”，認為是合文。^③ 雖然圖版上的合文符號不太清晰，但是我們同意整理者的意見。^④ 簡 131 的相關簡文為“三鷗畫甲，玄市之滕；鷗(—)……”。簡 129+130 中有一段與其結構基本一致的簡文，其內容為：“晶鷗御甲，黃紡之滕；鷗(—)索甲……”

“鷗”字亦見於曾姬無卽壺，原篆作“駕”。郭沫若先生指出：“此銘以卽鷗室為韻，同屬至部。鷗當即馬匹之匹之專字，猶并馬之作駢，參馬之作駿，四馬之作駟，而古只作并參四也。”^⑤ 由此可見，此字可分析為從“馬”“匹”聲。然而，在曾侯乙墓簡 129、131、131 中，“鷗”字均讀為“馬”。我們懷疑這就是李家浩先生所說的“一字異讀”——“是指一個字有兩種截然不同的讀音，跟由於引申、假借而產生的一個字有兩種以上相近讀音的現象有別”。李先生一共列舉了四類異讀古文字。按照李先生給出的定義，我們懷疑“鷗”字當屬於第一類——“異讀字是形聲字，改讀字即用作它的形旁的那個字”。這一類異讀字“包含有改讀字的字形”。^⑥

我們認為“鷗”字的“異讀”現象值得注意，並對“鷗”字做出以下推測：它原本可能只是量詞“匹”，由於受到名詞“馬”的影響而增加形旁“馬”構成“馬匹”之“鷗”的專字（見於曾姬無卽壺），後來又可讀為“馬”（見於曾侯乙墓簡 129、141 和簡 131 前一“鷗”字）。曾侯乙墓簡 131 中的合文“鷗”既有可能是由“匹”、“馬”二字構成，也有可能是

^① 湖北省博物館編：《曾侯乙墓》第 497 頁。

^② 湖北省博物館編：《曾侯乙墓》第 524 頁注 200。

^③ 湖北省博物館編：《曾侯乙墓》第 497 頁。

^④ 後經紅外線照片證實，“鷗”字右下確實有合文符號。蒙陳偉師、蕭聖中先生提供紅外線照片，謹致謝忱。

^⑤ 郭沫若：《金文叢考》第 429 頁，人民出版社 1954 年。

^⑥ 李家浩：《從戰國“忠信”印談古文字中的異讀現象》，《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7 年第 2 期。

按：此文蒙伊強先生提示。

由“鷗”與“馬”共同構成。關於這兩種構成方式，前文均有論述。我們更傾向於後者。

附記：小文草成後，蒙陳偉師審閱，謹致謝忱。小文曾提交“渝西地區社會經濟發展歷史與前瞻學術討論會暨重慶市地理學會歷史地理專業委員會第五屆年會”。